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緯史卷六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魯與邾莒之怨

公羊傳桓公七年焚咸邱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也。杜氏以焚為火田咸邱為魯地與二傳不同公羊傳莊公二年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謂於餘邱國名

左傳

僖公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

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

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

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

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

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
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
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不言及之者
為內諱也

禮記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檀弓

左傳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秋襄仲復伐邾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

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
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

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

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

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四年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

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宣公

四年春公及

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

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

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

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

九年秋取根

年言易也

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根牟邾邾杜氏皆云國名公

羊皆云邾邑

十年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十八

年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

傳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掇殺也

成公六年取鄆言易也

公羊傳邾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邾國也

八年聲伯如莒逆

也

十八年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

月邾子來朝禮也

四年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

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鮫始也。檀弓

左傳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

外相如

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曷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曷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曷也其取後乎曷奈何曷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傳外不言如而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言如為我事往也

命于會

六年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八年莒人伐我東鄆以

疆鄆田

十年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鄆

十

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鄆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

鐘以為公盤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

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

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十三年

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

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公羊傳詩

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公羊邾作詩

十五年

秋邾人伐我南

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

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

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

公族大夫虞邱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七年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

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鄆

水歸之于我

公羊傳其言自鄆水何以鄆為竟也何言乎以鄆為竟鄆移也穀梁傳軋辭也其

不日惡盟也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

揚之盟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
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
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
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
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
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
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
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
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
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
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傳

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邱不言及小大敵也公羊傳二十三年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二十年邾悼公來朝時事也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錡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

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褌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
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姒邳周有徐奄自無令
主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
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
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宜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蹢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公羊

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國語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

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
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為人也剛而
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
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
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
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
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
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
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
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
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
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號之會諸侯
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
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
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

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臯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哀將或導之是昭其不哀也余非愛貨惡不哀也且臯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四年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

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

取之何內

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

大惡諱也

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

諸蚡泉莒未陳也

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

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

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

中國名

從主人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

遵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沉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十一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於

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

好禮也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蘧氏之篋反自稷祥宿於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十八年

六月邠人藉稻邾

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

邠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

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邠俘邾人邠人徐

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

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

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
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
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
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
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
其辭而慙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
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
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

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於門內

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

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

晉尊晉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公羊傳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

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

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
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邪
庶其苦年夷邪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
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
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
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
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其辭深湛
大義炳然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
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
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
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
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
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
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
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

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

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
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
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
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
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
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
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
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

之也。為文游戲三昧令人解頤可謂滑稽之雄

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公羊傳三十二年取闕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左傳二年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

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

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

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

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何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此邾事之訛

冬盟于邾修邾好也

哀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

而受盟

穀梁傳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

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
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
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

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吳子從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

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

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

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

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管者曰
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
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
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
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
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
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率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
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
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
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
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
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

拊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草以為政

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

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

之大子草奔越

二十四年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

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春秋之世小國名見者邾莒為彊魯隱公元年及邾

儀父盟于蔑七年伐邾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入極八

年及莒人盟于浮來魯於邾也先盟而後戰於莒也

先爭而後盟二國之勢俱非下魯者要盟不信此魯
與邾莒之怨世相尋也齊桓公之世邾儀父進爵稱
子在位永久能從霸令賢於莒子矣僖公元年偃敗
邾師酈獲莒挈夫邾既同盟于櫟莒亦比年結好一
旦而興兵構怨者何也邾匿姜氏莒匿慶父二國黨
惡其敗其獲春秋大之自是以後世為仇讎取須句
戰升陘則邾讎魯矣伐莒取向則莒讎魯矣臧孫救
鄆戰于狐駘則邾莒交讎魯矣邾固無道往年一用

鄆子一戕鄆子邾鄆世怨也乘釁必動莒何為哉將
助邾以撓魯耳鄆不滅於邾而滅於莒晉不討莒而
討魯莒益得志比歲伐魯魯滋不堪控於大國晉平
公新立而會溴梁二君俱執魯人之志申矣然是會
也命歸侵田也入春秋以來魯之取於邾者多矣僖
公取訾婁文公取須句宣公取根牟取繹取鄆襄公
取邾今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割地以還邾邾又
何辭晉刑已頗邾伐魯鄆故邾悼嗣立復有督揚之

辱也莒人既平之後邾亦來朝數年之內魯與二國之怨漸釋然自是以降魯之政逮於大夫矣政在公則其爭在上政在私則其爭在下鄆近於費季氏所利而莒魯之怨復起漆閭丘叛季氏受之而邾魯之怨復起於是既利其土遂蓄其賊莒之年夷邾之庶其畀我快黑肱踵接而至魯盡納之魯有季孫邾莒之逋逃數也其何以堪哉號之會莒人愬晉而叔孫豹執平丘之會莒人再愬晉而季孫意如執武城之

役邾人愬晉而叔孫婣執幸有兩叔孫再不辱命意
如之逃貽社稷羞讒慝弘多晉之霸討亦豈能終乎
至乎定哀之世公室益卑征伐會盟自三桓出魯幾
無君矣魯之弱也大國是因於是晉定哀齊景亡矣
晉齊不足恃魯將倚吳以為重於是會于柤會于鄆
吳魯合矣鄆之會公親受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
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曩者定
公薨邾子奔喪其事魯也恭矣無何而仲孫伐之既

而三子共伐之取鄆沂之田而後盟于句繹乃猶無
厭明年復圍之城邾瑕而地歸三家五六年間伐邾
之役或三卿並將或三子迭出取城圍都大夫既快
其欲而入邾之役乃強公使親行獲則三家共享其
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也吳師來問為城下之盟辱國
已甚而三子不顧矣始定公之及齊平也會于夾谷
盟于黃會于牽齊景公之卒哀公使叔還送葬歷十
餘年二國無相害也齊悼初立取魯謹闡左氏曰為

季姬也公羊氏曰為邾子益也或曰往賂或曰來取
事雖未聞然姬為齊婦益為齊甥魯人執其甥而通
其婦齊能無辭乎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吳魯
協謀伐齊邾之役齊人喪君艾陵之戰國子授首齊
人弗能報也夫魯困邾者也齊與吳救邾者也同好
者合謀則齊當會吳以伐魯何魯反會吳以伐齊吳
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即止非深以怒魯為志
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讎闡也因魯之難非深以

救邾為事也邾益之奔忽魯忽齊旅人之瑣瑣也然而吳人廢之齊人納之魯得以閒齊矣吳伐齊齊不能報而伐魯魯則告於吳曰齊之伐我以吳故也吳人怒而出師艾陵戰勝魯之德吳益深於是會素臯會黃池而吳霸成焉究其始惟是三家之私怨邾魯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毀晉無異唐祖之稱臣突厥石晉之父事契丹也自是魯亦弗支利歸私家而禍貽公室三桓之子孫又奚能久乎彼邾也以葢爾小

國弗克睦鄰敦好而構怨於魯怙恃其彊然而國破
君囚樓臺桎棘二子不終其國滋削彊亦安可怙也
彼莒也以蕞爾小國弗克睦鄰敦好而構怨於魯黷
武以逞然而國亦多難春秋二百餘年其君七見而
內弑者二外奔者三其大夫五見而內殺者一外奔
者二庚輿以下微不復見武亦安可黷也

繹史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六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楚五令尹代政

左傳

襄公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呂氏春秋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

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

此與左傳不合

左傳

十五年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

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殿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

說苑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
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邱秦楚患壺邱之城若秦恐
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

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

楚獻晉賦三百車

韓非子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

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邲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邲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邲矣公曰善乃城壺邲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

大說以鍊金百鑑遺晉

左傳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

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

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十二

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

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遂子馮為令尹公子齕為司馬
屈建為莫敖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
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
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
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

楚蘧子馮率屈建為令尹屈

蕩為莫敖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

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
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
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左傳楚蔦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蔦掩書
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
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
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

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

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
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
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
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卒死之則雍子
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
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
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
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

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
之藥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
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國語湫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臯而亡康王以湫舉
為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
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
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

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
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
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
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
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
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
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

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燮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於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離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

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
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
傷則雖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取於鄭穆公生
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
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
老獲於郟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
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
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臣

之為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臯而亡執政弗是
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吾臯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
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
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
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資東
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
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

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左傳

二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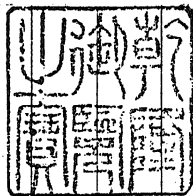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貸於野以喪莊公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楚康王在位十五年而令尹五代其政子囊共王所用也當先王之世伐陳侵宋克有成勞及康王嗣位伐吳之役介冑未釋而死志衛社稷故君子稱其忠子庚嗣位號為得人未幾而卒子馮辭位及子南惟罪復用子馮而子木終繼焉囊也庚也南也皆莊王

子也馮也木也皆公族也中惟子南以暱寵見殺餘
四子者克堪其任楚既多材同姓尤顯其法則親疏
參用賞罰互行執法者一干國憲立加重典是以臣
無怙寵政枋不至下移也純門不競子庚息師舒鳩
不叛蘧子受盟寧惟是狃安習便無意於謀國乎伏
處觀時將以有待而動也有年與馮秉政於前有子
木繼政於後而又來然丹於鄭國復湫舉於晉都濟
濟克庭咸稱國士故康王以楚之弱主諸臣盡得其

用卒能弭兵息民南北分霸諸夏入朝雖時勢使然
要亦官人之明驗也



繹史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釋史卷

七十五
七十四

詳校官檢討

臣羅國俊

編修

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

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

臣龔提身

謄錄監生

臣黃鑫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七十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齊崔慶之

亂靈莊叛晉

左傳

宣公十年

崔杼有寵於惠公萬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

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

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傳

成公十年齊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已上崔氏出奔

七年

齊

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閤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

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

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家語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刑之

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任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

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

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

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

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八年齊為慶氏

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
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
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
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上巳

慶克之難

襄公二年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

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

城東陽以偏之

六年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
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
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
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
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高厚
崔杼定其田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
滅君死之正也已上靈公滅萊

十三年三月

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
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

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十四年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

歸齊人始貳

十五年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

城成郭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

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梁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

在而不曰諸侯之
大夫大夫不臣也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

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
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
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
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
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
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
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
死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
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

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棄好背盟陵虐神王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
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
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
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
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
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裘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邽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為

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
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邲棠
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
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傳非國而曰國齊有
大馬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史記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
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
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公羊

傳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
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
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
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
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曷
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九

年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帛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

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晉藥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
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
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
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
道也

已上同
圓齊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驂聲

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
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
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
高唐以叛邱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

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
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墀帷而歸命
乎介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
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
在大夫也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
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
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
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儻會夜縋納

師醢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

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武城 二十一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子初聘于齊禮

也 二十一年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

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已上崔杼立莊公

邱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

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

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

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晏子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仁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
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
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
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
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
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
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

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
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
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
力不顧乎仁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彊行本淫
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
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

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
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
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左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
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

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宮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
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
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
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
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
於熒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率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史記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
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內應
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

先通君命也穀梁傳先救後次非救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

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

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

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

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晏子莊公闔門而圖

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兵而立於闔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闔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於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

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
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
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
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
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鬪壞軍陷陳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
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
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

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
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
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
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
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
為之阤而隅為之崩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
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

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上則無父中則無夫

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
豈能更二哉遂赴淄水而死古今注杞梁妻杞植妻
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
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
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琴操杞植死其妻援
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左傳

二十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

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
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
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疆如楚辭且
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

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

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

送陳無宇

已上莊公伐晉

晏子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

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徙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此其

道也已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暮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左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孫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崇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之大過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

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所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宮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

舉州綽邳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樓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崔氏殺融蔑于平陰

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韓詩外傳齊崔

杼弑莊公蒯蒯蒯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蒯蒯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蒯蒯蒯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蒯先生之謂也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即傳稱申蒯者也。說苑作邢蒯。新序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子晏子為莊

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及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

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
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
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
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
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
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
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晏子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埒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

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拊血仰天
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
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
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
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
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
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
福乎曲刀鉤之直兵推之嬰不草矣崔杼將殺之或曰

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說苑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
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
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師曠論衛
人出君意同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
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
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
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已上崔杼弑莊

公

二十七年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

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齊崔

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
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
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
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
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
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
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

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
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
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

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
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
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
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
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
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
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
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
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
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
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
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
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
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
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悞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

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
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藥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
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

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
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
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瘳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鷁亦不知既而
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
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
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
將聚而殲旃

韓非子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
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

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

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以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二十九年二月

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昭公三年

齊侯田于莒盧蒲癸

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

以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故盧蒲癸于北燕

呂氏春秋

有將而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在杼相之
人欲殺在杼而代之相於是振在杼之子令之爭
之子相與私鬪在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
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蒲癸與甲以誅
之在杼之妻子及族屬焚其室屋報在杼曰吾已
之矣在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慶封相景公景公告
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寗公孫魋誅封慶封
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
子之朱方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
慶封負之奔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

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通叙
簡明已上崔杼慶封之敗殺梁傳七年叔孫婁如齊
蒞盟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九
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年孟僖子如齊殷聘

禮也

嗚呼好寵者亂好戰者危齊以崔慶之寵間高國之
命卿國所以三世不靖也其君黷武好勇叛伐盟主
靈莊所以弗戢自焚也崔出自丁慶出自桓皆以公
族而居微秩杼以惠公之寵高國畏而逐之雖禍亂
未彰史稱無罪然而防微杜漸國之幸也無何而慶

氏張崔氏入矣聲孟子者靈公之母慶克淫亂罪同
僑如公受其譖而刑鮑牽逐高無咎國佐義忿又復
見殺信讒慝而專刑戮靈之不明也慶克雖死杼封
竝進國之患何有極邪齊自袁婁受盟以來恪從霸
令及靈公嗣位當晉景厲悼之世伐鄭伐秦唯晉命
是從會于沙隨于柯陵齊侯未嘗不親至也于雞澤
于戚于戲于柤于亳城北于蕭魚世子光未嘗不同
盟也于鍾離于虛打于鄆于戚于邢丘于向卿大夫

未嘗不從事也伐鄭之役齊先以世子而先滕薛之
君晉悼公越禮以躋其班次可謂崇矣俄而構魯
國不恤同盟四年之中而六伐其鄙四圍其邑蓋是
時晉悼卒矣中國無霸齊環倍棄同好怙險以自逞
也於是諸侯莫不痛心疾首徵會致討十有二國之
君合志同心沈璧誓河不啻鳴鐘鼓而揭鞀鐸故特
書曰同圍明乎天下之公惡春秋之義戰也四鄙蹂
躪國幾滅亡非諸侯之敗齊齊實自敗耳公又不道

廢嫡立庶崔杼迎立亂從中作公之所為後嗣計者
於母無魯成之明於子無仲子之智幸而獲沒奚以
靖國哉士句來侵聞喪而還晉之於齊始終有禮矣
莊公嗣立尸戎子執公子牙殺高厚醢風沙衛所以
謀安其位者汲汲焉如將弗及而崔慶在側若不聞
焉澶淵受盟豈果捐怨修好感於晉之不伐喪乎抑
亦亡脣棄輔雖欲不受盟不可得也商任沙隨漸窺
晉隙尚勇恃力納叛人以伐盟主蓋自為世子時屢

與大國之盟習見諸侯之事故敢肆志輕晉料敵制勝自以為恢恢天下雄爾衛郊不寧莒人告變諸侯方貳晉亦無如齊何乃用師不息勞民動衆賊臣市主內蓄逆志而外收兵權莊公曾不知也迨賜冠禍構撫楹難作登臺三請冀或得免氣餒於崔子而勢屈於侍人所謂螳螂捕蟬而黃雀又伺其後以視扣馬進諫抽劍斷鞅時何智愚勇怯之不侔邪莊之為莊猶靈之為靈耳杼也弑莊以說晉援立嗣君大宮

為盟不惟無弑君之罪而且有立君之功不惟無諸侯之討而反得大國之助晏嬰仰天而歎亦莫如之何也崔慶為黨固未易圖乃崔子內亂而慶封乘之崔慶離而崔氏孤矣崔氏滅而慶氏益用孤矣盧蒲嬰構之而崔子誅盧蒲癸與王何構之而慶封亡齊人除兩大逆曾不旋踵豈其太公之德在人抑亦晏嬰陰相其成討亂者咸知有濟是以嬰攻崔氏而國人助之癸與何攻慶氏而藥高陳鮑又交助之也天

道有知奸回弗宥崔杼三子皆死而不免一身之縊
慶封聚族皆奔而不免朱方之誅弑逆之徒何克長
世為亂者可以止矣

繹史卷七十